

古代文明探索之旅丛书

周新华 著

稻米部族



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6474947 旅丛

K878

Z800

稻米部落

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

周新华 著

QA1525/04



浙江文艺出版社

647424

书 名: 稻米部族
著 者: 周新华
责任编辑: 俞玲芝
美术编辑: 张妙夫
美术设计: 郎水龙
电脑制作: 吴月明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 编: 310006
制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3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2次印刷
规 格: 880×1230 1/32 印张4.5
国际书号: ISBN 7-5339-1581-X/I·1403
定 价: 19.20元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稻米部族: 河姆渡考古 / 周新华著. — 杭州市: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3 (2003.1 重印)
(古代文明探索之旅)
ISBN 7-5339-1581-X

I. 稻... II 周... III. 新石器时代文化—文化遗址—余姚县—普及读物 IV. K87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079 号

稻米部族

序

浙江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实乃其源有自，并非凭空而来。别的不说，仅从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中发现原始居民栽培的水稻以及与生存有关的其他成就，便足以说明我们的先民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多么重大的贡献。

作为河姆渡文化重要内容的人工栽培水稻，是该文化的始创者经过漫长的时间从野生稻中培育出来的。它是我国先民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们利用自然和超越自然的伟大创举。这种新的食物资源的开辟，因其可以储存，以备不时之需，从而促进了定居生活的进一步稳固。到了这个时候，虽不免仍有枵腹之苦，但毕竟已经远离“茹毛饮血”和“穴居野处”的年代，为人类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生存空间。

河姆渡遗址发掘资料的详细内容，考古部门自有报告问世，这里毋庸赘述。但由于读者对象不同，考古报告有如乾嘉朴学，严谨有余而通俗不足，一般的人不容易看懂。浙江文艺出版社有鉴于此，特地邀请有关专家，要求在不失严谨的原则下，以生动晓畅的语言编撰一套“古代文明探索之旅”丛书，以期达到广为传播的目的。这本《稻米部族》就是系列丛书中专门介绍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的一种。作者周新华同志十几年前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以后一直在

浙江省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他的悟性很高，才思敏捷，又相当勤奋，是一位倚马千言的年轻学者。我作为河姆渡遗址的试掘者之一，又是和他共事多年的忘年交，读了他的书稿之后，心情特别高兴，这不仅是因为我有与众不同的特别感受，也是因为被书中的内容和文采所吸引。新书付印以前，作者嘱为作序，我虽不才，敢不从命？于是拉杂写了这些。相信广大的读者和我一样，在《稻米部族》一书中定会受到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强烈震撼。

汪济英
2002年1月1日

汪济英，河姆渡遗址最早的试掘者之一，
原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研究员。

目 录

1

重见天日

姚江古渡
地下挖出“破瓶烂罐”
“投石问路”
重见天日
一部四米厚的“史书”
七千年是怎么知道的
谁是著“书”人



稻米部族

25

稻谷的发现
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
最早的人工栽培稻
骨耜的“功劳”
釜底的锅巴
一份丰盛的“食谱”
疑是人吃人





51

从巢居到干栏之居

从有巢氏说起
从巢居到干栏之居
石斧劈出干栋屋
最古老的水井



纺织术已萌芽了

65

古老的“貉皮大衣”
苇席残片的发现
几段不烂的绳索
还原出一台原始“织布机”



77

狩猎和渔捕

七千年前的动物王国
骨器的世界
形形色色的狩猎捕捞工具
一只陶舟和最古老的木桨
猪、狗、牛……被驯化了



独特的黑陶器

95

一万年前的碎陶片
独特的黑陶器
陶器的器型
他们是怎样制作陶器的



110

人类童年的艺术

爱“打扮”的河姆渡人
器物装潢
稚拙的陶塑品
牙雕、骨雕和木雕
鸟图腾
在陶器上“作画”
古乐遗声



136

后记



姚江古渡

源出于四明山的百里姚江，在宁绍平原上蜿蜒流过。在流经浙江余姚境内、距离县城近50里的地方，有个古老的渡口，叫河姆渡。在古渡口的对岸，隔江相望，有一个小村落，就叫河姆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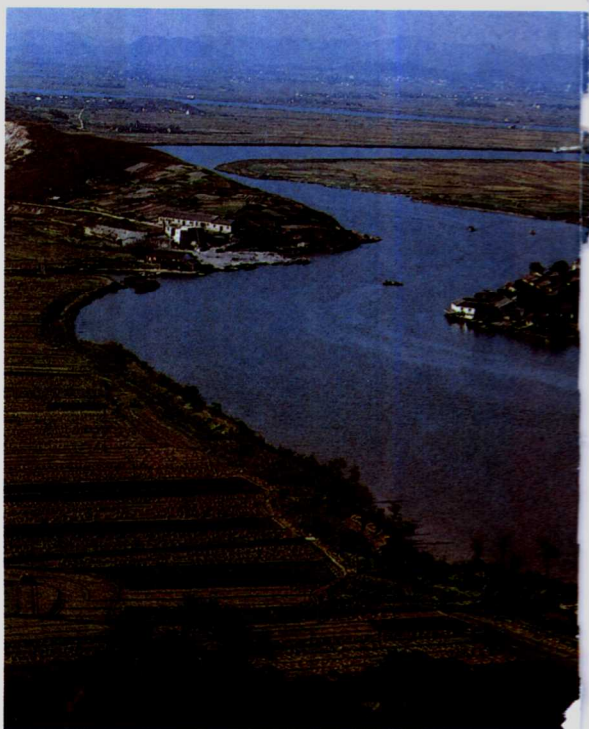
这里虽是个普通的江南水乡村落，却也有着不少的传说。当地乡民相传，河姆渡原来称黄墓渡，而河姆渡村原来则名黄墓市。究其地名，可以追溯到汉朝初年，与一位叫夏黄公的隐士相关。这位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因隐居夏里修道，故号夏黄公。关于夏黄公的故事，司马迁的《史记·留侯世家》里也有记载。书上说，秦朝末年，夏黄公与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四人隐居于商山，四人均年逾八旬，鹤发童颜，故而声名远播，人称“商山四皓”。但据沈从文先生考证，“商山四皓”当为“南山四皓”之误。在河南邓县一座南朝画像砖墓中出土一块画像砖，上刻四位高士画像，边有四字楷书题识“南山四皓”，即为明证（见《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一书）。后来四人被吕后用计赚入宫中辅佐太子刘恒，在宫廷夺嫡斗争中获胜，使刘恒在

刘邦死后成为汉朝第四代皇帝。但不久夏黄公因不满吕后擅权，隐居甬东终老，死后归葬姚江南岸的大隐山。后世慕名而至者络绎于途，于是地以人传，山也因之被称为黄墓山。后来，为了方便往返之客，姚江北岸设立了义渡，这渡口就叫黄墓渡。至今，渡口北岸凉亭内还保存着一块清乾隆五十一年立的“黄墓渡茶亭碑”，可证山名、渡名、村名均源于夏黄公其人。

那么，黄墓渡如何又变成了现在的河姆渡呢？有人分析，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临姚江之故。而乡土文化研究者认为，在当地方言里，“黄墓”与“河姆”谐音，这是书面语言与方言转音的结果。应该说，这个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反正至迟到了清末，黄墓渡之名已渐无人知晓，代之以河姆渡之称了。

历史上河姆渡曾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门户。在它以东3公

河姆渡遗址全景 河姆渡遗址东距宁波市约50里，四周田畴如画，不远处则是山峦起伏的四明山余脉。姚江如练，夹于两地之间。姚江是余姚江的省称，又称舜江或舜水，民间传说此江与我国古史所记的圣君有虞氏首领舜有关（相传舜姓姚）。其实，这只是后人附会渲染之说，姚江之得名，实因流经余姚境内之故。





里的城山渡曾是越国海防要塞句章城旧址。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西汉武帝时东越王余善背叛中央，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率军队从句章出发，经海路抵达福建讨伐。河姆渡西面3公里的车厩是越国囤聚粮草军马的后方基地，有越王庙遗址尚存。

自汉以降，这里人口再度稠密，特别是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大批移民抵达这里，使河姆渡成为杭州至宁波交通线上的一个中转站。据方志记载，南北往返姚江两岸的山民、村农、商贩及来此寻访夏黄公遗迹者每日有千百人过渡。每逢此地农历四、八集市，周围各地山民纷纷来此赶集，山货特产摆满长街，极为热闹。加之这里地形优越，南首是山峦起伏的四明山，山间毛竹成林，茶叶满坡，林木茂盛，山花烂漫。东北边是一片似断似续的丘陵。姚江沿着四明山的北麓缓缓地从这里流过。千百年来，乡民们世代在这里栖息繁衍，勤劳耕作，河姆渡一带也因



之成为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

那么，在当地老百姓的眼里，昔日的河姆渡是怎样的呢？他们说，在远古时代，这里原是大海的一部分，住在海边的原始居民，主要以捕鱼和采集为生。现在河姆渡东面的乌贼山、晾网山，东南的珠宝山等，当年都是近海的岛屿。这些传说是否可靠呢？从这些小山包的名字看，似乎有一些踪迹可寻。另外，早在20世纪50年代，地质工作者曾来这里钻探过，结果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以下，发现了一层青灰色的沉积层。经鉴定得知，这一层青灰色沉积层系属海相亚黏土，而且在这层海相沉积层中还采集到不少海生动物的化石。这表明河姆渡人到这里定居以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至于这里何时成为陆地，确切的年代已不可考，有关专家推测，大约在距今八九千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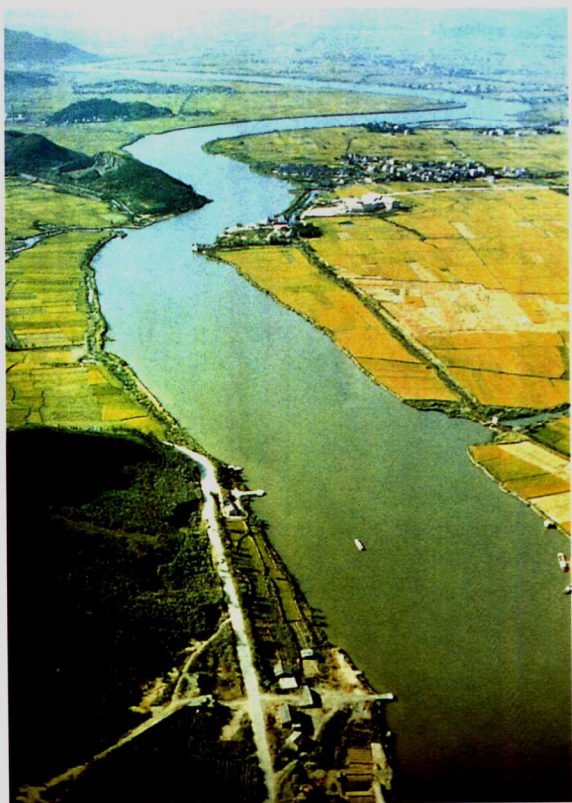
当河姆渡这一山环水抱的滨海平原形成以后，大约在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开始到这里安家落户，开榛辟莽，劳动生息。他们的村落和南面的四明山紧紧相连，芝岭溪从山上下下来流经村落的近旁。当时河



河姆渡遗址地理位置图 河姆渡遗址所在的余姚市，地处浙江东部，杭州湾南岸。在其北部不远，就是唐五代时以烧造青瓷著名的慈溪上林湖窑场遗址。



河姆渡遗址鸟瞰 从空中往下看，姚江只是窄窄的一线，其实它也有百米左右宽。如今要去遗址参观，还须从渡头摆渡过去。遗址距江岸不远，四周零星散布着几个村落。东北二里处为杨家池村，西一里处为浪墅桥村，北二里处为西应家村。



姆渡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相当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类型，平坦的原野和起伏的山丘上，生长着许多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山间林中，栖息着成群的热带动物。在那绿草盖地的原野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湖泊，犹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湖泊沼泽周围芦苇丛生。湖泊中菱角、芡实和莲藕等竞相生成，浮水而出。飞禽走兽栖息其间，穿梭而过，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茂景象。现在的人不难想像，这是一个何等理想的史前人类居住生息的环境！当然，河姆渡人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为人类文明史书写了一部原始文化的珍贵“史书”。可是这部地下“史书”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重见天日。

地下挖出“破瓶烂罐”

与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样，河姆渡遗址也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村北面，浪墅桥村东南。它的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初露端倪，只是那时人们对浙江境内的原始文化所知甚少，文化部门不易及时得到有关信息。因此，埋藏在这个遗址中的文化遗物，特别是经过加工的大型木构件，第一次在水利工程中被挖出来以后，当地的农民除了据以演绎出近似神话又近似史实的故事外，便再也没有人作进一步的探究了。

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姆渡村属于罗江公社管辖。罗江公社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频发生，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各级领导对于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水利设施确是比较重视的。1973年的春夏之交，罗江公社为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获得稳定高产，决定对河姆渡村北隅紧靠姚江的小河边上一座旧排涝站进行改造。为安装大型水泵，地基须深挖三米以上。

6月，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当挖到三米多深时，正好碰到了遗址的文化层。民工们不知什么是文化层，照挖不误，把许多黑陶片、骨器、动物骨骼以及少数石器连同泥土一起翻了上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公社副主任的罗春华到施工现场来检查工作。挖土的民工向他反映泥土中混有很多石头、瓦片，还有骨头，把脚都划破了，很难挖，工程无法顺利进行。罗春华一看，基础两侧和地底露出成堆的破罐、碎盘，仔细看还有坚硬的石头，动物的骨、角残骸裸露在泥土中，有的民工还把拣出来的鹿角、骨针和木矛等东西给他看。他看到土堆中这些“破瓶烂罐”和经过加工的“骨头”，脑子里觉得似曾相识，便立刻联想到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对民工们说：“可能这是历史文物，国家要保护



的。”说罢，他一面和工地的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暂时停止往下挖，一面电告县文化馆，请求派人前来处理。

罗春华是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他为什么会对那些石头、瓦片和骨头引起重视呢？原来，1959年的时候，他曾在浙江农业大学短期进修。1962年，浙江农业大学部分师生到罗江进行土质调查，农大的教师告诉他，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海，罗江一带成为陆地的时间还不长。这次当罗春华看到地底下挖出来这么多东西，联想起农民在开沟挖土时常常挖出木桩、木材，还以为是挖到了一条沉没的大海船，因此格外重视，没想到竟是这么一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然这是后话了。

说来也巧，当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士伦正在余姚附近的某个地方工作，他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采集标本，来不及多作逗留便匆匆返回杭州了。当他把标本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出于职业上的特殊感情，有的人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专家们兴致勃勃地摩挲再三，爱不释手，特别是对那几块粗糙的黑陶片（正式发掘时定名为“夹炭黑陶”）更感兴趣。那个时候，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对杭嘉湖平原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陶器的质地、器型、纹饰和器物群的认识，虽不敢说是眼见能辨，但也基本掌握了各种特征。所以，一旦见到与上述两种文化迥然有别的陶片时，新鲜感和诱惑力便会油然而生。

时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担任浙江省文物局局长的史前史专家毛昭晰先生在时隔二十年之后，为《中国河姆渡文化》一书写序时，仍对当初见到这些文物标本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1973年6月6日傍晚，王士伦同志

一端刻有几何纹的骨匕 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当年最早送到杭州来的那柄？



来到我的住所，打开一块大手帕，说是给我看‘好东西’。原来手帕里包的是几把史前的骨匕，颜色暗褐，显然在土中已埋了很久。其中一件，一端刻有几何形的纹饰，制作十分精致……”

时隔多年，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已经很难在浙江博物馆收藏的这些黑陶器、骨匕中辨认出哪几件是最早送到杭州来的标本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想像这些从土中掘出的“新鲜”宝贝当时带给考古人员的震撼。

正在筹划如何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时，余姚方面频频告急，说是已经深挖的基坑如不及时清理和回填，旧排涝站的机房随时有可能坍塌。于是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当年两个单位合署办公）的领导当机立断，决定派汪济英和劳伯敏、傅传仁、魏丰四人临时组建一个试掘小组，先期前往处理。

投石问路

汪济英等一行四人到达余姚后，余姚县（现为余姚市）的领导非常重视，对发掘事宜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日夜里，考古人员就住在遗址邻近的浪墅桥村。

第二天一早，考古人员便急不可待地到工地上去了。到现场一看，真是吓了一跳。原来，排涝站已把新扩建的机房房基挖得很深，旧机房岌岌可危，不消说，土方范围内的文化层也被挖得一片狼藉，所剩无几了。

这里的民工都是当地农民，工程暂停以后，他们一时无事可做，就三三两两来到施工现场，和考古人员谈天说地。有的说，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是个海湾，地里挖出来的“木头”（即木建筑构件）就是古时候海船上的桅杆。船上的人打鱼为生，上了岸，就把渔网晾在“晾网山”上。



晾网山！汪济英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心里感到一阵惊喜，说不定那也是一个古文化遗址呢！但环顾排涝站附近，都是平地，并没有山，便好奇地问他们“晾网山”在哪里。他们指着姚江对岸的一座山峰，不假思索地回答：“喏，那不就是！”

汪济英听了笑而不答。心想，这样高耸的山峰，打鱼人把网晾到那里去，岂不是自讨苦吃！显然，这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神话。但“海湾”一说，看来并非凭空捏造。地质部门探测的结果表明，遗址附近的第四纪地层属于海相沉积，就是说，在遥远的过去，这里确曾是个海湾。至于经过加工的“木头”是否属于海船上的桅杆，有待考古工作者来解答。

不仅要解答“木头”之谜，还要搞清散见在地面上的各种陶系的层位关系，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总之，考古人员的任务除了抢救面临灭顶之灾的地下文物以外，还要为下一步的发掘工作提出参考意见。

考古人员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已经施工的地方布了一个 5×5 米的探方，方内大部分泥土已被挖空，许多文物也随之被弃。但是，就在这个残留的文化层里，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遗物。考古人员都被这些“宝藏”所吸引，清理时个个聚精会神，小心翼翼，生怕在自己的小铲底下漏掉任何一件细小的文物。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之慢可想而知。工程部门看到考古队员这样“磨洋工”，深表不解。



挖出来的骨蝶形器